

傷寒論輯解卷三

太陽中篇通解

太陽中篇。共七十四節。開首一節。已揭出全篇之綱領。曰凡病若發汗。若吐。若下。若亡血。亡津液。陰陽自和者。必自愈。蓋汗下乃中篇正法。不過有汗下太過。或汗下失次。故有種種之誤。至於吐乃升發陽氣。以去有形之物。用之非宜。火灸則更甚於吐。故提綱但言吐。而不言火灸也。篇中歷言二法之誤。其不可用也明矣。所謂亡血亡津液者。卽經云邪之所湊。其氣必虛。津液虛則邪結於津液。而爲往來寒熱。血虛則邪結於血分。而爲蓄血等證。然皆暫結之邪。尙未離表。證非下篇之成結成痞者可比。至於病邪或干五藏。或干六府。或涉胞膜。或涉膜腠。亦不過暫時陷入。與下篇之留結有形大別。至於病機發現。輕則煩燥脹滿。重則譫語驚狂如狂發狂等狀。神機出入。尤有兩不相下之勢。非下篇之邪陷已深有下之則死。或竟成不治之死證也。尤有進者。其承上啓下之樞機。於湯方更見妙義。除麻杏石甘一方。以承上篇。篇中絕無一方用麻黃。可知中篇以桂枝柴胡爲主劑。亦有時不用二藥。則化熱已甚。非清下不可。其清下諸法。卽所以啓下篇陷胸瀉心諸劑。但清法僅用梔芩而不及黃連。下法僅用硝黃蟲蛭而不

及甘遂、葶。此清下二法之有異於下篇也。詳玩諸法。上中下三篇之差異。豈不瞭如指掌哉。

凡病若發汗。若吐。若下。若亡血。亡津液。陰陽自和者。必自愈。

張令韶曰。以下十三節。皆所以發明首節之義。以見汗吐下之不可誤施。有如此也。

此節總冒中篇。已詳通解。亦如上篇首節之總冒太陽全篇也。但自此以下。十三節。亦可分爲一大段。皆言汗下後自愈及救治之法也。又當分爲三段。讀首節至四節爲一段。五節至十節爲一段。十一至十三節爲一段。

合下四節。除本節外。以下三節。皆先下而後汗。足見中篇之先傷中氣也。論中精義。非躁心人可領悟。

成無己曰。重亡津液。則不能作汗。必得陰陽自和。乃自愈也。

方有執曰。陰陽以脈言。而二便在其中。兩者和。則血氣無相勝負。故可必自愈。

張隱菴曰。此言發汗吐下。雖亡血亡津液。若陰陽和者。必自愈。凡風寒暑濕燥火之病。皆然。不獨傷寒已也。

吳謙曰。凡病。該一切病。不獨中風傷寒也。若發汗。若吐。若下。若亡血。若亡津液。施治得

宜。自然愈矣。即或治未得宜。不至變諸壞逆。則其邪正皆衰。可不必施治。惟當靜以俟之。診其陰陽自和。必能愈也。

陳修園曰。汗吐下三者。攻邪之法也。凡病若發汗。若吐。若下。用之得當。則邪去而病已。若汗吐下。用之太過。爲亡津液。雖汗吐下之證仍在。不可復行汗吐下之法。姑慢服藥。俟其陰陽之氣自和者。邪氣亦退。必自愈。

淺田氏曰。凡大凡也。總稱之義。凡病二字。籠罩汗吐下三候言之。四若字。當作或字看。陰陽指表裏而言。亡無。古通用。玉函。脈經。並作無津液。宋板玉函。亡津液上。有亡血二字。夫與藥或汗。或吐。或下。或亡血。亡津液。雖有虛候。以表裏已和之故。不必須藥。穀肉果菜。以調養之。則津液漸復。故云必自愈。

按此節乃諸治後自愈之總綱也。諸家解陰陽爲脈象。皆誤。惟修園之註甚佳。愚更將陰陽二字申論之。蓋陰陽之氣。原不可偏勝。素問。陰陽應象大論云。陽勝則熱。陰勝則寒。又生氣通天論云。兩者不和。若春無秋。若冬無夏。因而和之。是謂聖度。所謂陰陽自和者。即不能再行汗吐下之法。但當調其陰陽。則未盡之邪。從外解者。必自汗而解。從上解者。必自吐而解。從下解者。必自利而解。此即陰陽自和。必自愈之真諦也。

大下之後。復發汗。小便不利者。亡津液故也。勿治之。得小便利。必自愈。

成無己曰。因亡津液。而小便不利者。不可以藥利之。俟津液足。小便利。必自愈也。

張隱菴曰。此言大下後。復發汗。津液亡。而小便不利。得小便利而自愈者。亦上文陰陽自和之意也。

程知曰。言下後復發汗。有俟津液自回之法。若強責其小便。則膀胱之氣化不行。有增鞭滿喘脹之患。故宜以不治治之。

吳謙曰。大下之後。復發其汗。重亡津液。小便當少。以水液內竭故也。勿治之。言勿利小便也。須俟津液回。而小便利。必自愈矣。

淺田氏曰。此承上條。陰陽自和之意。論勿治之例也。蓋其初以有裏證。過用下劑。而外

證未解。因復發其汗。於是內外邪盡。水液乏少。小便不利者。固其常也。故揭亡津液故

也一句。示非邪氣在少腹。而然者。勿治之。勿利其小便也。津液回。小便利。則當自愈。

按此節乃下後復汗。俟其自愈之證也。勿治之三字。諸家皆謂不可用利藥。已得仲師

之意。大下之。大字。均未註明。茲特釋之。所謂大下者。即用大承氣法。是也。蓋大承氣

直瀉君相二火。既傷津液中之陽。復發汗又傷津液中之陰。此小便所以不利也。亦必

待其陰陽自和。斯小便得利。而自愈矣。

下之後。復發汗。必振寒。脈微細。所以然者。以內外俱虛故也。

成無己曰。發汗則表虛而亡陽。下之則裏虛而亡血。振寒者。陽氣微也。脈微細者。陰血弱也。

張隱菴曰。下後復汗。必振寒者。太陽陽氣虛於外也。脈微細者。少陰陰血虛於內也。所以然者。以陰陽血氣。內外俱虛故也。

鄭重光曰。治傷寒先汗後下。此定法也。若下後外邪不盡。不得已而復汗之。邪雖去而內外俱虛。是以脈細振寒。所傷滋大矣。

陳修園曰。下之後。復發汗。則氣虛於外。不能薰膚充身。故必振寒。血虛於內。不能榮行經脈。故脈微細。所以然者。以誤施汗下。內外氣血俱虛故也。

唐容川曰。振寒二字。振是振戰。凡老人手多戰動。皆是血不養筋之故。此因下後傷陰血。血不養筋所致。若振戰而復惡寒。蓋因復發其汗。傷其陽氣。氣虛生寒。是以發寒而振。惟其氣虛。則脈應之而微。微者氣不能鼓出。故脈之動輕。惟其血虛。則脈應之而細。細者血管中血少。故縮而窄小。所以然者。內被下而血虛。外被汗而氣虛之故也。



淺田氏曰。此亦承上條之義。論惡寒之劇。振寒雖似可恐。爲內外邪盡之候。卽所謂戰汗。證邪氣將解。而然也。與發汗後惡寒者。虛故也。及脈微而惡寒者。此陰陽俱虛之義。粗相似。蓋此證以屬虛候。又見少陰之微細脈。大有可慮。汗下後精氣衰弱者。往往有此證。其甚者終不得汗。四肢逆冷以斃。早投眞武四逆之類。則可救其萬一。按此節乃下後復汗。虛其內外之危證也。諸家註解。各有至理。容川又將振寒二字。脈微細三字。再發明之。尤爲精密。淺田氏復以臨證經驗。危機可慮。揭明可謂詳盡無遺。愚不再釋。

下之後復發汗。晝日煩躁不得眠。夜而安靜。不嘔不渴。無表證。脈沉微。身無大熱者。乾薑附子湯主之。

乾薑附子湯方

乾薑

兩一

附子

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

右二味。以水三升。煮取一升。去滓。頓服。

成無己曰。下之虛其裏。汗之虛其表。旣下又汗。則表裏俱虛。陽王於晝。陽欲復。虛不勝邪。正邪交爭。故晝日煩躁。不得眠。夜陰王。陽虛不能與之爭。是夜則安靜。不嘔不渴者。裏無熱也。身無大熱者。表無熱也。脈沉微。知陽氣大虛。與乾薑附子湯。退陰復陽。

喻昌曰。上條但言振寒。及微細之脈。未定所主之病。以虛證不一也。然振寒。脈微細。陽虛已見一斑。設晝日煩躁。不得眠。其爲陽虛擾亂可知。夜反安靜。不嘔不渴。則陽虛擾亂。不兼外邪可知。脈沉微。身無大熱。則煩躁爲亡陽之診。乾薑附子。在所必需。由此而推。日中安靜。夜則煩躁。則爲陰病而陽不病。又可知矣。

程應旂曰。下之後。復發汗。晝日煩躁。不得眠。虛陽擾亂。外見假熱也。夜安靜。不嘔不渴。無表證。脈沉微。身無大熱。陰氣獨治。內係真寒也。宜乾薑附子湯。直從陰中回陽。不當於晝日煩躁一假熱證。狐疑也。

吳謙曰。此承上條。互詳脈證。以出其治也。既下之以虛其裏。復汗之以虛其表。陰陽兩虛。陽無所附。夜而安靜。不嘔不渴。是內無陽證也。無表證。身無大熱。脈沉微。是外無陽證也。表裏無陽。惟有晝日煩躁。不得眠。一假陽證。則是獨陰自治於陰分。孤陽自擾於陽分。非相勝乃相離也。故以乾薑附子湯。助陽以配陰。

陳修園曰。下之後。復發汗。亡其陽氣。晝日爲陽。陽虛欲援同氣之救。助而不可得。故煩躁。不得眠。夜爲陰。陰盛則相安於陰分。而安靜。其不嘔不渴。知其非傳裏之熱邪。其於無表證。知非表不解之煩躁也。脈沉微。氣虛於裏也。身無大熱者。陽虛於表也。此際不

急復其陽。則陽氣先絕。而不可救。故以乾薑附子湯主之。

唐容川曰。仲景辨證。皆是同中辨似。此節煩躁不得眠。與陽甚煩躁無異。必辨其夜而安。靜。不嘔。不渴。無表證。身無大熱。方可斷爲亡陽。然使其脈不沉微。則恐是外寒內熱之煩躁。尙未可斷爲亡陽也。

淺田氏曰。此證因下之復發汗。而轉屬少陰也。何以言之。熱熾而煩躁者。屬太陽。陽明。蓋有表證而嘔渴。夜不安靜。身有大熱。而脈必數大也。寒極而煩躁者。屬少陰。厥陰。故夜安靜而不嘔不渴。無表證。無大熱。而脈沉微也。雖然。此證未至四肢厥逆。猶似在陽位。故方不以四逆名。茯苓四逆湯證。與此證大相似。然彼則少陰證既具。故服法以徐徐爲法。此則勢已及少陰。而邪尙在陽位。故將急救之於陰初。使其勢不至篤劇。是以服法以頓服爲法。彼湯之緩而重。此湯之急而輕。各有法度不同也。

按此節乃下後復汗。虛其衛陽之證也。成註大旨不差。修園因之。更加詳悉。其餘諸註。亦各有至理。惜皆未指出所虛之陽。究係何陽。愚更申論之。此陽乃行於陽分之衛陽也。靈樞衛氣行篇云。衛氣晝日行於陽。夜行於陰。今衛陽被汗下而虛。得天陽之助。則邪正交爭。故晝日煩躁不得眠也。所以然者。衛氣雖行陽分。仍不離陰分。故經又云。水

下一刻。人氣在太陽。水下二刻。人氣在少陽。水下三刻。人氣在陽明。水下四刻。人在氣陰分。是爲一周於身。終而復始。如是無已。此證陽氣被傷。晝日行於三陽之分。既得本身之陽相合。又得天日之陽相助。如邪氣衰微。則陽氣勝而邪當解。茲則邪氣太勝。與衛陽相搏。阻遏衛陽。不得入於陰分。故但發煩躁而不得安眠也。非用乾薑生附之大溫。以去陰邪。則衛氣之行。陽行陰安。能復其常度哉。須知此證。陰未受傷。方能用此猛劑。故仲師曰。夜而安靜。不嘔不渴。無表證。脈沉微。身無大熱者。皆所以表明陰未受傷之意也。

發汗後身疼痛。脈沉遲者。桂枝加芍藥生薑各一兩。人參二兩新加湯主之。

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方

桂枝

三兩

芍藥

四兩

甘草

二兩

人參

三兩

大棗

十二枚

生薑

四兩

右六味。以水一斗二升。煮取三升。去滓。溫服一升。

合下六節。言發汗吐下後。傷及三陰之藏氣也。

成無已曰。汗後身疼痛。邪氣未盡也。脈沉遲。榮血不足也。經曰。其脈沉者。榮氣微也。又曰。遲者榮氣不足。血少故也。與桂枝湯解未盡之邪。加芍藥生薑人參。以益不足之血。

張兼善曰。或謂經言表邪盛。脈浮而緊。法當身疼痛。宜以汗解之。况身疼皆係表邪未盡。此又加人參芍藥生薑以益血。何也。余曰。表邪盛。身疼。血虛。身亦疼。其脈浮。緊者。邪盛也。其脈沉微者。血虛也。盛者損之則安。虛者益之則愈。

喻昌曰。脈沉遲者。六部皆然。與尺遲大異。尺遲乃素虛。此爲發汗新虛。故於桂枝方中加芍藥生薑各一兩。以去邪。加人參三兩以補正。名曰新加湯者。明非舊法也。

汪琥曰。身疼痛。脈沉遲。焉知非中寒證。要知此證乃太陽傷寒發汗後。身疼不止。脈變沉遲。非中寒比也。

淺田氏曰。此以發汗後。外無表證。內無熱證言之。身疼痛。解後之餘證。非表熱疼痛。故以後字別之。沉遲者。浮數之反。今脈變而身痛不休者。是位離太陽而欲陷陰位。桂枝方中。所以有芍藥生薑人參之設。或曰。脈沉不差。身疼痛。用四逆湯。此何不用。余曰。四逆湯治表未解。此則在已解之後。其不用附子者。以未至四肢拘急下利厥逆也。

按此節乃發汗後。有傷太陰脾氣之證也。何以知之。靈樞本神篇云。脾藏營。此節之脈沉遲。卽本論平脈篇云。遲者營中寒是也。又辨脈篇云。沉爲在裏。遲爲在藏。故知傷及脾氣。成氏解爲營氣不足。誠然不錯。惜未知營爲脾藏所主。稍欠確確耳。所現身疼痛。

即發汗營陰受傷。尚有餘邪未盡之證。故用桂枝加芍藥生薑各一兩。人參三兩。新加湯治之。所以然者。脈沉恐其陷入脾藏。故用人參三兩以補中。加芍藥生薑者。一取其和營陰而能入脾。一取其散寒邪而能溫中故也。只加一兩者。取其有四散之意。若倍芍則偏於走內。倍薑則偏於走外。如太陰篇之桂枝加芍藥湯。金匱血虛勞篇之黃耆五物湯。即是治內治外各取其專功。此方則斟酌於內外之間。而持具手。眼蓋從少陰篇中之附子湯。霍亂篇中之桂枝湯。二方裁出。二方皆主身疼痛。茲取附子湯之參芍。而不用朮。附。以此節本無手足寒。骨節痛之少陰病。而證屬脾虛也。就桂枝湯而加芍薑者。以彼是吐利止。而身痛不休。邪氣從裏達表。故用桂枝湯之專治表。此乃表解後。身疼痛而脈沉。故加參以補之。少加芍薑。以和其內外。斯微邪去。而脾氣回復也。因證立方。妙用人神。豈淺陋者所能窺其奧義。尤有要者。凡汗吐下後。傷及藏氣。必其人平素本藏先有不足。故邪氣乘之。素問評熱篇云。邪之所湊。其氣必虛。是已。不然同一汗吐下後。安有種種之區別哉。

發汗後。不可更行桂枝湯。汗出而喘。無大熱者。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主之。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。若汗出而喘。無大熱者。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。

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方

麻黃

四兩
去節

杏仁

五十個
去皮尖

甘草

二兩
炙

石膏

半斤碎綿裹

右四味。以水七升。先煮麻黃減二升。去上沫。內諸藥。煮取二升。去滓。溫服一升。

按。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一節。舊本在太陽下篇。與上下文義不相連貫。僭移於此。併爲一節。以仲師原有此例。如脈浮者可發汗。宜麻黃湯。脈浮而數者可發汗。宜麻黃湯。是。

成無已曰。發汗後喘。當作桂枝加厚樸杏仁湯。汗出則喘愈。今汗出而喘。爲邪氣擁甚。桂枝湯不能發散。故不可更行桂枝湯。汗出而喘。有大熱者。內熱氣甚也。無大熱者。表邪必甚也。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。以散其邪。

吳謙曰。太陽病。下後微喘者。表未解也。當以桂枝加厚樸杏仁湯。解太陽肌表。而治其喘。太陽病。桂枝證。醫反下之。下利脈促。汗出而喘。表未解者。當以葛根黃連黃芩湯。解陽明之肌。熱而治其喘。今發汗後。汗出而喘。身無大熱。而不惡寒者。知邪不在太陽之表。且汗出而不惡熱。亦不在陽明之裏。其所以汗出而喘。既無大熱。又不惡寒。是邪獨

犯肺經。故不可更行桂枝湯。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。發散肺邪。而汗喘自止矣。陳修園曰。太陽之氣。與肺金相合。而主皮毛。若麻黃證。標陽盛者。誤用桂枝湯。啜粥。以促其汗。發汗後。切不可更行桂枝湯。何也。桂枝之熱。雖能令其汗出。而不能除本證之喘。究竟汗爲熱汗。而麻黃本證之汗。未嘗出也。無大熱者。熱內乘於肺。而外熱反輕也。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。取石膏止熱逼之汗。仍用麻黃。出本證之汗也。

淺田氏曰。言發汗後者。乃表邪悉解。止餘一證之義。他總稱發汗後者。皆然。故言不可更行桂枝湯。汗出而喘。與喘而汗出。主客自異。喘而汗出。用葛根黃芩黃連湯。以喘爲主。此則汗出而喘。以汗出爲主。故湯方有別。况兩節汗下異候。故彼曰表未解。而此曰身無大熱。又有大異也。故宜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也。

按此節乃發汗後。有傷太陰肺氣之證也。蓋太陽應毫毛。肺亦主身之皮毛。毛竅邪阻。故發而爲喘。所可異者。毛竅被阻。而汗孔大開。故汗自汗。而喘。且外無大熱。有驕入裏之勢。凡本論中無大熱。皆是表邪內入。如上節乾薑附子湯證之身無大熱。大陷胸湯證之無大熱。陽明篇急下證之身無大熱。皆其例也。不可更行桂枝湯者。緊承上節而來。上節尙可用桂枝湯加味。此則不可更用。然汗下後汗喘。亦有用桂枝湯之

例。如汗後、漏、不止。之用桂枝加附子湯。下之、微喘。之用桂枝加厚樸杏仁湯。皆是。此則斷斷乎不可用。當用麻黃湯去桂。以達陷入之邪。重加石膏。以清肺家之熱。乃爲合拍。

發汗過多。其人叉手自冒心。心下悸。欲得按者。桂枝甘草湯主之。

桂枝甘草湯方

桂枝

四兩 去皮

甘草

二兩 炙

右二味。以水三升。煮取一升。去滓。頓服。

成無己曰。發汗過多。亡陽也。陽受氣於胸中。胸中陽氣不足。故病叉手自冒心。心下悸。欲得按也。與桂枝甘草湯。以調不足之氣。

張隱菴曰。發汗過多。則傷其心液矣。其人叉手自冒心者。心主之氣虛也。心下悸。欲得按者。下焦之氣乘虛上奔。故悸而欲按也。宜桂枝保固心神。甘草和中之。以防其上逆。

程應旂曰。汗爲心液。不惟妄汗不可。即當汗而過多亦不可。叉手冒心。欲得按者。因陽虛不能自主。而心下悸也。然悸有心氣虛。有水氣乘。水乘先因心虛。今心下悸者。乃陽氣虛。惕然自恐。故欲得按。當用桂枝甘草。載還上焦之陽。使迴旋於胸中也。

吳謙曰。發汗過多。外亡其液。內虛其氣。氣液兩虛。中空無倚。故心下悸。惕然不能自主。所以叉手冒心。欲得自按。以護庇而求定。故用桂枝甘草。以補陽氣而生津液。

淺田氏曰。過多。謂發汗過汗太多。桂枝湯曰。微似有汗者。益佳。不可令如水淋漓。病必不除。是也。又手指相錯也。冒覆也。又手自冒心。謂病者指指相挾。而覆胸上也。悸者。動悸之總稱。巢元方云。悸者動也。活人書云。悸氣者。動氣也。欲得按者。手按之則虛氣少安者也。以桂枝甘草主之者。蓋病急而方短。方短而効愈速。故其服法亦頓服之。以救一時之急。意猶乾薑附子湯。豈可一日三服之緩哉。

按此節乃汗過多。有傷少陰心氣之證也。所謂發汗過多者。本當發汗。不過汗出太多。如水流漓。致傷心氣。又手自冒心者。病人以大指食指。又覆於心上也。所以然者。心下悸。欲得按故也。悸或解爲惕然自恐。或解爲動氣。均未大差。愚更申論之。悸。說文。心動也。又詩衛風。垂帶悸兮。註。帶下垂貌。楚詞。悼亂惶兮失氣。註。懼也。是悸有動。有恐懼氣下之義。故常人大恐。則心跳動不寧。此證汗出多。而驟傷心陽。發現此象。究其故。尤必有腎水應之。金匱云。水在腎。心下悸是也。治以桂枝甘草湯者。重用桂枝。以助心陽。而制腎水。取甘草以安中和土也。要知此證是驟傷所致。故用藥專而頓服。即可全愈。不同炙甘草湯。小建中湯之治悸用補也。又金匱之半夏麻黃丸。治心下悸。亦與此節有別。學者當比類而旁通之。庶臨證不至妄投也。

發汗後。其人臍下悸者。欲作奔豚。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主之。

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方

茯苓

半斤

桂枝

四兩

甘草

三兩

大棗

十五枚

右四味。以甘瀾水一斗。先煮茯苓減二升。內諸藥。煮取三升。去滓。溫服一升。日三服。作甘瀾水法。取水二斗。置大盆內。杓揚之。上有珠子五六千顆相逐。取用之。

成無已曰。汗者心之液。發汗後。臍下悸者。心氣虛。而腎氣發動也。腎之積。名曰奔豚。今臍下悸。為腎氣發動。故云欲作奔豚。與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以降腎氣。

吳謙曰。發汗後。心下悸者。乃虛其心中之陽。本經自病也。今發汗後。臍下悸。欲作奔豚者。乃心陽虛。而腎水之陰邪。乘虛欲上干於心也。主之以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者。一以扶陽。一以補土。使水邪不致上干。則臍下之悸可安矣。

淺田氏曰。不曰過多。而曰後者。示非逼迫急劇之證。臍下悸者。係汗後動飲之證。五苓散云。病人臍下有悸。吐涎沫而顛眩者。此水也。祇同奔。玉函金匱作賁。豚與潏通。古字通用。馬融長笛賦云。奔遽踴突。稽康琴賦云。奔遁相迫。是也。形容悸氣上衝心胸之勢。



註家認豚爲水畜。爲腎積者。非矣。欲作將作未作之謂。其悸殆有上逆之勢也。

按此節乃發汗有傷少陰、腎氣之證也。臍下悸者。臍下爲氣海、關元之部位。其人必先有水、寒結在關元。卽仲師水氣篇所謂始時當微。年盛不覺。陽衰之後。榮衛相干。陽損陰盛。結寒微動。腎氣上衝。咽喉塞噎。是也。此因發汗而損其陽。故陰邪挾水氣。有欲作奔豚之象。仲師奔豚氣篇曰。奔豚病。從少腹起。上衝咽喉。發作欲死。復還止。皆從驚恐得之。故欲作奔豚。臍下亦必先有恐動氣。下之發現也。但臍下悸。亦有不發奔豚者。如金匱云。假令瘦人。心下有悸。吐涎沫而顛眩。此水也。五苓散主之。是也。但彼是蓄水爲患。其勢緩。故用五苓散以化膀胱之水氣。此是汗傷腎氣。其勢急。故腎邪發動。有欲作奔豚之象。用茯苓桂枝甘草大棗。以治之者。重用茯苓以伐腎邪。用桂枝以化水氣。用甘草大棗以補土治水。而又恐湯劑助水。故用甘瀾水。先煮茯苓。皆取其助陽之意也。發汗後。腹脹滿者。厚樸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主之。

厚樸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方

厚樸

半斤
去皮

生薑

半斤
切

半夏

半升
洗

人參

一兩
甘草二兩
炙

右五味。以水一斗。煮取三升。去滓。溫服一升。日三服。